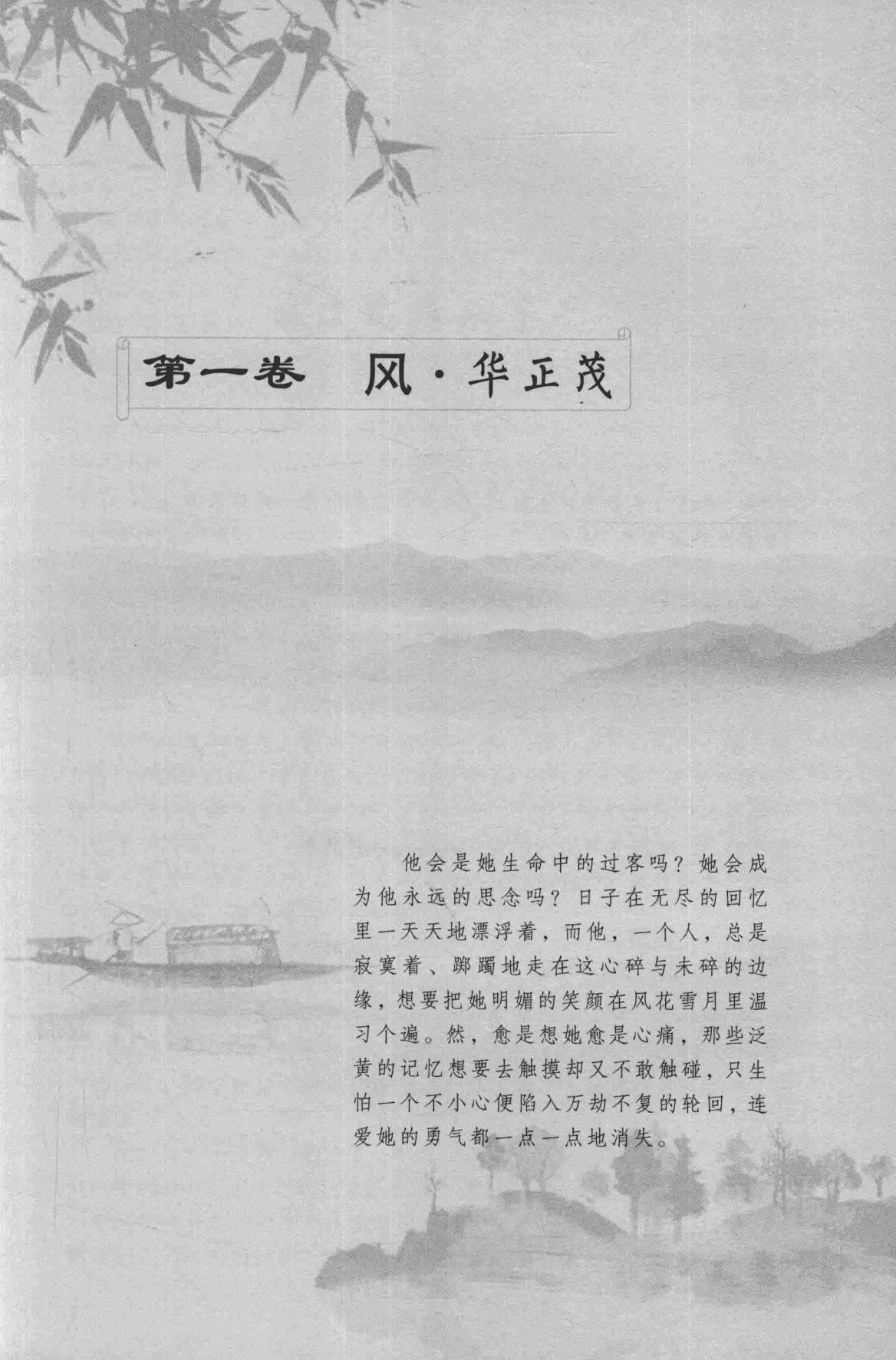




第一卷 风·华正茂

他会是她生命中的过客吗？她会成为他永远的思念吗？日子在无尽的回忆里一天天地漂浮着，而他，一个人，总是寂寞着、踟蹰地走在这心碎与未碎的边缘，想要把她明媚的笑颜在风花雪月里温习个遍。然，愈是想她愈是心痛，那些泛黄的记忆想要去触摸却又不敢触碰，只生怕一个不小心便陷入万劫不复的轮回，连爱她的勇气都一点一点地消失。

第一卷 風 雲 集



谁遣有情知事早

轻软舞时腰。初学吹笙苦未调。谁遣有情知事早，相撩。暗举罗巾远见招。痴呆一团娇。自折长条拔燕巢。不道有人潜看著，从教。掉下鬟心与凤翘。

——周邦彦《南乡子》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十二年，一个轮回。江南，依旧烟雨楼台中。

十二年前的夏天，我来过这里——杭州。落入我眼底的是一座人间天堂，她静静徜徉在草木苍翠的青山绿水中，看江花烂漫，听潮起潮落，任万千浮华托着来来往往的游人，惊艳着一个又一个色彩缤纷的幻梦。十二年后的夏天，我又来到这里，看莲花绽放，望绿意葱茏，默默感受着这里焕然一新的风景，如果不是亲身踱进她的世界，我根本无法知道眼前一切的美，都是缘自一种娇媚的绿。

杭州的风景，无论是精心构筑的亭台楼阁，还是随意点缀的山石流水，都像极了书中的小家碧玉，每一处都显露着灵巧与纤柔，韵味十足，而其中最璀璨耀眼的便是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抹浓妆总相宜。”走在西子湖畔，放眼望去，那里就是一片绿的世界，尽是芳草萋萋、岸柳成行，却不知是依依杨柳撩动了万顷碧波，还是碧波万顷荡漾了杨柳依依。

湖畔有着平湖秋月的清幽、曲院风荷的怡静、花港观鱼的古韵、柳浪闻莺的醇美，而这一切，无不是基于那一片，甚或是无处不在的绿意。不管是欢快着走动的还是欣喜着憩息的人，都会在惬意中被那层层叠叠燃烧起来的绿意所包围，每到一处，无论是烟波浩渺的三潭印月，还是

浮光掠影的雷峰夕照，绿，始终都在蓬勃地生长，无限地绵延，置身其中，你永远都找不到它的尽头，更不知道它究竟来自何处，又要去往何地。

绿得最具诗情画意的自然要数那条风光旖旎的苏堤。狭长的堤岸栽满了枝叶婆娑的绿柳，柳树下则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碧草，徜徉在草木葱郁的堤岸上，便觉得那绿仿佛一个顽皮的孩童，总是嬉戏着追逐着人们的脚步，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有大片赏心悦目的绿色相伴而行。更加令人心旷神怡的是，走了一段绿道后，不经意时，那满眼的绿便会把你带到一个个的大花坛前，凝眸处，各色鲜花都在绿色的衬托下争奇斗艳，红的、紫的、粉的、白的、黄的，都想与绿一争妍媸。

花的叶子是墨绿色的，与草坪和杨柳的翠绿形成鲜明的对比，更让这迷人的绿多了层次美，长长的苏堤便这样被绿浸染着，格外惹人注目。说到这绿，就不得不提起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据说他被贬杭州的时候，为防止水患发生，曾带领当地百姓在西湖中间筑起一道堤坝，并在堤坝上栽种下茂密的植被，久而久之，这堤坝便成了文人墨客吟风赏月和游人驻足观赏西湖的好去处，且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苏堤”。她宛若一条柔滑的绿色绸带轻轻飘荡在风光烂漫的西湖上，而“苏堤春晓”的美景更是倾倒了古往今来大批南来北往的游人，纵是看上千遍万遍，亦是意犹未尽。

与其说西湖是一片碧绿的世界，不如说整座杭州城都被包裹在无尽的绿意葱茏里。无论是极目远眺，还是静静凝望，落入我眼底的杭州都仿佛一块巨大的翡翠，绿得透明，绿得莹亮，绿得润泽，绿得熠熠生辉，繁华的都市浸染在这片绿中显得格外恬静浪漫，且又多了一分多愁善感的情韵。杭州的绿，从不言寂寞，那是一种喧嚣的绿，不仅绿在西湖沿岸，而且绿在整座城市。她没有昆明常年如春的气候，没有深圳充满南国风情的炎热气息，没有三亚那样的热带旖旎风光，但她却拥有独具匠心的绿、个性十足的绿。

绿色遍布了杭州的每个角落，放眼望去，马路边、山道旁、街巷口，高楼上、亭子间、廊道里，无处不是青葱翠绿、鸟语花香，甚至连阳光、微风，以及脚步声都是绿的。此时此刻，若要来上一杯新采的龙井茶，闲闲地躺在古老的藤椅上，双目微闭，在一片绿色的包围下尽情倾听鸟儿的欢歌，岂不是逍遥胜神仙？

此绿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见？走在杭州的绿色里，自是眼花

缭乱，我心迷离。我知道，之所以恋上这座城市，不仅仅在于她风情万种的绿，还因为她是名副其实的爱情圣地。化蝶双飞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痴情缠绵的白蛇与许仙、倾国倾城的名妓苏小小、锦心绣口的才女李清照、凄美婉约的词人朱淑真、英姿飒爽的抗金女将梁红玉，随手拈起哪段故事，都是一阕缠绵悱恻的香词，让人欲罢不能，久久沉浸其中，与之共欢乐、共伤感。

因为许仙和白娘子的美丽邂逅，任断桥残雪吹起西湖一片片涟漪；因为小桥流水、杨柳吐翠、莺歌燕舞的绝胜美景；因为晚日照城郭、钟声彻天际的清幽；因为三潭印月山环水绕的雅韵；因为苏东坡的行吟、西子的朦胧、悠悠的雨巷……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为我继续徜徉在杭州城、畅游在西子湖畔的理由，但无论只是西子羞涩的嫣然一笑，还只是湖上泛起的朦胧烟绿，都会令人流连忘返，不忍离去。

杭州，一丛绿色一片情。沐浴在杭州的湖光山色里，此时此刻，我却没来由地想起了他，那个被后人誉为“词家之冠”的周邦彦来。周邦彦（公元1056年～1121年），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末期著名词人，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等。其精通音律，曾创作出大量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咏物，格律谨严、语言典丽清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有《清真集》传世。

朦胧中，我仿佛看到，那一年的杭州，烟柳画桥，菱歌泛夜，云树绕堤沙，尚有柳永笔下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年少轻狂、玉树临风的他，放荡不羁，鲜衣怒马，正穿梭于灯红酒绿的万丈红尘，以他不世的才华与生花的妙笔赢得江东士人的一阵阵喝彩。

世人眼中，他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却又恃才傲物、疏隽少检，颇为自负，且终日沉湎于花街柳巷中倚红偎翠，是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然，就在他不被乡人推重之际，她，却如一颗耀眼的天外流星，以绝美的风姿瞬间跌落他的眼眸，闯入他的心扉，惊艳了他那颗青春年少的心。

犹记那一年，杨柳生烟、凉风送爽，孤身一人的他携着一瓣心香，不经意地误入藕花深处，便发现那波光粼粼的盈盈碧水中倒影着她一如芙蓉的浅浅笑靥。那时那刻，她柔软纤长的指尖，在白皙中凝聚着一缕浅韵墨香，于他失神的目光中把流转的年华吟哦成轻轻的低语，婉转、低回、柔美、雅致、禅意深深，只一个凝眸，便将远近的山水凝润成一曲山高水长的吴歌，转瞬酿成他的诗情画意。

望向她，他心怀幽望，两颊绯红，既惊又喜。何曾见过这般清丽出尘的女子？与之相比，他就是泥做的骨肉，连给她提鞋端茶都不配。他相形见绌，然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虽不敢唐突轻薄之，那爱慕的心思又怎不让他为之神魂颠倒？于是乎，悄然在水湄折下一枝青青的莲叶，细心撑作一把相思的油纸伞，安安静静地藏身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在最靠近她的距离，倾耳偷听她丝丝诗语若大珠小珠在细碎轻柔的波影里悠悠荡开。凝眸处，莲影摇曳、兰舟轻荡，香屑飘旋、水鸟轻舞，她屹立水中央，一路歌吟，唱尽花开花落，细数尘缘如梦；而他，只以虔诚的姿态，在静谧中遥望素衣素颜的她，看她把透明的恬静时光，于他眼底缓缓镌刻成诗经里的隽永，烙成他永远的传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她是来自灵河彼岸的那朵绝世倾城的莲花吗？袅娜纤弱的女子，轻柔不盈一握，却于世外褪去倾世的芳华，结草为庐，依水而居，只以一叶青萍缓缓托起心中的远梦。

她说，她不恋繁华不慕红尘，她只是灵山下一朵微不足道的青莲，世间的繁奢于她而言只是冗长的负担，唯有沉寂与无闻才是她永恒的追求；她说，她要把落寞的年华于孤寂中燃烧成璀璨的诗情画意，哪怕只换来刹那的绚丽与烂漫，哪怕永远无人欣赏、无人喝彩；她说，她只想用如水的歌喉、宁静的心绪，在天际涂抹些许温暖与纯真，抚慰流年里那些匆匆的过客。

他不知道他算不算她眼里的过客，他只知道他是那么喜欢她，那么想把她拥入怀中，却又不敢用轻浮唐突了这分美好，于是，只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守在这漫溢着清香的荷塘边，看她把一个个风清月白的幽梦氤氲成淋漓的水墨，看她用一缕缕幽香把心底的忧伤散尽，把红尘吟成一曲琉璃的咏叹。

他为她心潮澎湃，他为她心旌荡漾。低眉颌首处，玉树临风的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慕，轻轻划一叶兰舟，悄悄驶近她芙蓉沉醉的方向。她望向他浅笑入画，那两弯新月的娟好顿时便醉了他相思的眸，从此后，在每一个月上梢头的夜晚，他缠绵悱恻的芬梦便于她温婉沉静的香闺深处翩跹起舞，而她，亦用莲样的柔情在微红的笑靥里为他轻轻打开了一扇朦胧的月亮之门。于是，一缕月光、一枝莲花、一缕诗心、一句相思、一个约定，便在摇曳的红烛下馨香悠远了他们所有的期待。

他知道，从那一瞬开始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于是，为她吟诗，

为她作赋，为她清歌一曲，更为她写下一阕阕绮艳浓情的长调小令，用自己不可一世的才华，一点点，俘获着她灵动的芳心，并心甘情愿地融入她醇美的幽雅世界，从此，不愿再醒来看花落花开，更不愿听那夜莺的欢唱。

轻软舞时腰。初学吹笙苦未调。谁遣有情知事早，相撩。暗举罗巾远见招。痴呆一团娇。自折长条拨燕巢。不道有人潜看著，从教。掉下鬟心与凤翘。

——周邦彦《南乡子》

“轻软舞时腰。初学吹笙苦未调。”彼时，豆蔻年华、情窦初开的她，一点芳心似水般轻柔，满面娇羞胜却芙蓉冶艳，尚未沾染世俗风尘，纯洁得犹如一张素净的白笺。低眉凝眸间，却是柳腰婀娜人轻软，一曲宫商，一阕骊歌，更是舞断梦魂无数，只一颌首一转身便让他心动莫名。

她，容貌清丽，身姿窈窕，举手投足间无不透着别样的娇憨可爱。犹记那年初学吹笙之时，曲调音律尚未协调好，便急于向心上的他炫耀，希冀博他欢颜一笑，却又忙中出错，以至于弹乱音符，羞红双颊。那时那刻，他是那样贪恋着她窗外那一缕阳光的余温，眷恋着她楼下那一缕月光的宁谧，如同喜欢沉静着看她向暖的微笑，在鲜艳欲滴的唇边勾勒出无限的温柔与妩媚。

不可否认，遇见她后，他才觉得自己是那个世间最幸运的人。放眼望去，满世界姹紫嫣红、嫩绿锁翠，而这一切皆缘于这世上有了那样一个别具一格的她，要与他在水湄萋萋的芳草中执手相许一场地老天荒的前世和今生。因为有她，有她温柔的低语，有她多情的凝望，他才有了足够的勇气卸下所有的伪装与坚强，抛却所有的执念与放荡，从此，只安心浸在绯色的相思里，把满腹缠绵的柔肠，把点滴歌吟的悲喜，尽情诉与她听。

“谁遣有情知事早，相撩。暗举罗巾远见招。”杨柳月下，芙蓉堤上，每每远远望见他踩着清风的香艳款款而来，她便会按捺不住心中的万般欣喜，躲在寂静的角落里偷偷挥动起手中的丝帕向他遥遥示意，满脸的娇痴与兴奋，却丝毫未曾觉察这般举止，落在他眼里，竟是那么撩情牵意，更不管旁人艳羡或是妒忌的目光。

“痴呆一团娇。自折长条拨燕巢。”她的娇痴，她的憨态，她的妩媚，她的轻柔，恰如天边那片洁白轻软的白色羽毛，于不经意间翩然掠过了他凝望的眼神，在向暖的风声里毅然决然地轻轻拨动起他多情易感的心

扉。于是，轻轻一个回眸、短短一句问候，便换了他长长的叹息，而就在那短暂的凝睇里，他方明白，那些暗暗滋生的情愫，往往都在懵懂未明之间，才最令人怦然心动、沉醉痴迷。

那一日，未脱稚气的她在树下将他久久地等候，却是左等不见右等也不见。怎么了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到底是被琐事耽搁了还是他们的幽会被人发现了？不愿去想，也不敢去想，心中未免有些懊恼，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噘着小嘴顽皮地折下一段柳枝，百无聊赖地拨弄着一对相并卧于巢中的乳燕。燕儿成双又成对，人儿却是孤影不成双，到底，他去向了何方，她又在为谁等待？

“不道有人潜看著，从教。掉下鬟心与风翘。”蓦然回首，方惊觉不远处那一抹长身玉立的身影，却不知已于寂寞的水湄静静痴望了自己多久，那一双痴情的眸仿若一眼便可以看到她心底最深处。刹那间，纵清纯似水、不谙情事的她，亦在他灼热的凝望中心生彷徨，只觉得胸中犹如鹿撞，心儿也跟着扑通跳个不停。慌乱中，娇羞万分的她匆忙举起双袖，轻轻掩着绯红的眉眼，从他眼前狼狈逃开，任凭那垂下的柳丝拂乱了鬓髻顶心的一缕青丝，任凭那斜插于发间的凤钗悄然滑落。

于他眼里，那时的她，便是那一桥风月，便是那半径梅雪，便是那站在桥上看风景的窈窕倩影，那一缕娇媚，那一分青涩，瞬间点亮了远处有心人的一帘幽梦。这样的女子，这样的情景，又叫他如何不心神摇曳、情难自禁？单纯娇痴、涉世未深的简单女子往往更易赢得世间男子的喜欢，只因那一分清纯，轻易便能牵惹起他们心中的万般怜爱之情，而他，亦不能例外，于是，更想珍而重之地将她捧在手心，亲怜蜜爱。

便是那样不管不顾地恋上了她。于是，那一年的夏天，年仅十五岁的他，在父亲周原的安排下，于十里荷花荡漾着满堤清香的日子里如愿以偿地娶了十四岁的她为妻。从此，才情并茂的他与美色无双的她夫唱妇随，花前月下，一尾琵琶弹尽了世间风流，一曲清歌唱尽了两情缱绻，好不欢欣，好不自在。

原来想要的幸福竟是如此简单，简单到眉心与眼目的相映，都会在彼此执手的掌心里开出宿命的繁花，简单到一句简短的问候，都会在相拥的温暖里绽出流年的光辉。婚后的他，感觉到世界变得更加敞亮，阳光变得更加明媚，月色变得更加柔和，花儿变得更加妩媚，流水变得更加动听，而他修长的指尖亦被温暖干净的流光紧紧裹覆，在她不变的守候中，一一印证着岁月埋下的欢喜伏笔。

有她相伴，深藏在季节末尾的多情篇章，轻易便被如水般静美的时光拉得冗长悠远。烛影摇红下，那一窗无声的寂静里，她温柔蚀骨的呼吸，她隽永缠绵的凝望，皆若波影中细碎的轻涛，一一徜徉在他心头，仿佛瞬间便能击穿世间所有的落寞与沉沦，给他永远的温暖、永恒的欢喜。他知道，尽管她与他寸步不离，但那份甜蜜而又痴缠的爱，在他心中，竟是从来未曾冷却、未曾淡薄，总在最最不经意的时候以不动声色的顽固与执着，惊起他弥散的思绪，然后将光阴两岸的流景，一笔一笔，都在她的轻柔里描画得风生水起。

宝合分时果，金盘弄赐冰。晓来阶下按新声。恰有一方明月、可中庭。露下天如水，风来夜气清。娇羞不肯傍人行。扬下扇儿拍手、引流萤。

——周邦彦《南柯子》

“宝合分时果，金盘弄赐冰。”新婚后，虽为人妻，但娇小玲珑的她仍然未脱儿时的稚气，无论是捧着珠玉装饰的果盒与他分食时令水果，还是站在金盘前玩弄消暑的冰块，浑身上下都洋溢着无法言述的娇憨。那娇憨，在他眼里，自是一种美不胜收的风情，更让他将她珍爱万分。

“晓来阶下按新声。恰有一方明月、可中庭。”嫁作周家妻，她已熟练地掌握了弹奏音乐的技巧，要不，又怎配得上以精通音律自负的他呢？为博取他的欢心，每日晨起梳洗过后，她便会坐在窗下一遍一遍将新学来的曲子弹给他听，而那一轮还未西下的晓月则透过窗棂，洒在那薄薄的衣衫上，更衬托得她宛若天仙临尘，美艳绝伦。

“露下天如水，风来夜气清。”夜幕降临，露珠如水，轻风送爽，他和她，总是携手坐在庭中石畔，低低倾诉心中万般柔情。仿佛，一个不经意，便会让彼此错过这世间的点滴美艳，无法再追。他怎生舍得错过如此良辰美景，她又如何舍得不沉醉在他的宠溺里？他和她，恰似那双飞的彩蝶，印入彼此眼中的都是对方生命中的最美。

“娇羞不肯傍人行。扬下扇儿拍手、引流萤。”然而，青涩娇羞的她却是不肯假着他同行，生怕引来公婆的取笑。可她毕竟还只是个天真无邪、未曾雕琢的懵懂少女，有着孩童顽皮的心性，每到夜深人静之际，便会举着罗扇，轻轻拍着手，欢乐无限地逗引着院里的流萤，发出银铃般清脆的笑声。

轻轻，追逐着她的笑声，他抬头，望夜色如洗、明月团圆，没有饮

酒，却是已然醉了。在这一片美丽而朦胧的假伴中，过往生活中存在的一切悲伤和不如意都悄然退场，只余深深浅浅的恬淡柔和，婉转至心房。

是啊，那些个日子里，每每凝望她的那一瞬间，便觉得夏日的阳光洒满他的眼角，浅浅的，像清水流过般明媚温润，哪里还管得了乡人对他的闲言碎语？他知道，因为他的不羁，因为他的自负，因为他的不拘小节，乡人都很不推崇他，甚至经常在背后对他指指戳戳，说一些令他心痛的话。遇见她之前，他曾经不止一次地为那些议论伤心彷徨，甚至困惑忧伤，然而，遇见她后，他才感受到，原来所有的非议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她为他带来了明媚，带来了温暖，那么，还有什么值得他苦恼烦闷的？

遇见她，是上天赐予的福分。他愿意就这样，一辈子，都沉醉在她的温柔乡里，哪怕再不为乡人推重。他周邦彦只是为自己活着，为他深爱的女子活着，又何惧人言物议？

放眼望去，静谧的夜空下，月色恬淡，若她如水般温柔的眸，正在满塘的莲荷中华丽盛放。紧紧攥着她白皙纤长的手，轻轻放入怀里，他只想仰天祈求苍天，且容他，用满腹的欢喜与甜蜜洗尽满身的浮华与自恃，然后，在一曲月光的歌声里爱慕着沉醉，用一颗轻柔的诗心蘸着绚烂与风流，为她写下世间最最浪漫、最最深沉的爱与牵挂。

月光悠悠，只一个浅浅的凝眸，便照亮了她的风华绝代，照亮了他的玉树临风，也照亮了相守的人儿那两颗冷暖相知的心，然而，这一弯如水的月色又哪里知道，此时此刻，他只想与她花前月下，只想与她在喜悦的眉梢里把盏共欢，轻轻唱一曲《长相守》，默默画一幅《凤求凰》，把那心间痴缠的万般情意，通通透透她羞涩的眉眼，传送至她若花般娇柔的心底？永远，永远。

一千年后，站在物华阜美的夜色杭州里，任浸着荷香的十里暖风轻轻柔柔地拂拭着周身，透过那一潭沉静幽美的平湖秋月，恍惚里，我仿佛看见那一对情投意合的小儿女，正手拉着手，缠绵悱恻地站在枝叶繁茂的柳树下，弄花扑蝶，追月嬉戏，那一帧妙景，是任何画师都画不出的美，而那无法用言语表白的恬美意境，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我心底升腾缠绕。轻轻，吟着他为她写下的《南乡子》，心里忽地涌起莫名的感动，一回眸间，不由得想起李清照笔下那个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少女：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

客入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李清照《点绛唇》

春意盎然、姹紫嫣红开遍的锦绣庭院中，一袭春衫、满面红润的妙龄少女，正于无人的角落里，捧着一把和煦的软风，在盘曲的常春藤下随起落的秋千肆无忌惮地欢快荡漾着，以至香汗湿透轻衣，才慵懒着伸出纤长的手指缓缓整理起凌乱的云鬓。

未曾想，恰于此时，有客踩着柔暖的春风叩门来访，正与鬓发不整的女子打一照面，他俊美不凡，她娇喘吁吁，只一眼便换了彼此的情深不悔。未经人事的韶秀女子哪里见过陌生男子，不禁掩面和羞逃走，然而却又心有不甘，那一分青春年少的好奇更引逗她倚门回首，一边微红着脸偷偷望向他，一边装模作样地折下一枝青梅轻轻嗅着。

同是少女，一个是心悦君兮，便暗举罗巾、自折柳枝，如此娇憨天真；一个是心怀好奇，便袜划金钗溜、回首青梅嗅，如此娇羞活泼。然，那一阕阕沾香含露的小词却都写尽青涩女子的娇俏与妩媚，只是，他的她，是不是，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沧海几度桑田，每每于倾城的思念里揭开尘封的记忆，都会于他心底缠绕着一种令人瞬间怦然心动的魔力？

回头犹认倚墙花

玉觞才掩朱弦悄。弹指壶天晓。回头犹认倚墙花。只向小桥南畔、便天涯。银蟾依旧当窗满。顾影魂先断。凄风休飏半残灯。拟倩今宵归梦、到云屏。

——周邦彦《虞美人》

烟雨江南，我一个人，静静穿行在柳浪叠翠的西子湖畔，于流光溢彩的万千风景中，牵着素年锦时的清风，轻轻回眸，望向那些久远的亭台楼阁，以绝世的姿态，默默感受着这里的静美与繁奢。

这里的江花，红胜火；这里的江水，绿如蓝。这里的杨柳依依，若仙子飘飞的长发；这里的烟雨蒙蒙，若丽人含笑的清泪；这里的流水潺潺，若相思九曲回环；这里的月儿弯弯，若情意两相缠绵。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柔美，那样精致，那样玲珑，那样剔透。

看苏堤春晓，在平湖秋月里听曲院风荷；望断桥残雪，在柳浪闻莺里觅三潭印月。风花雪月、六朝金粉的江南，烟雨里酝酿着潮湿而又动情的故事，微风中滋润着不老而又永恒的传说，那一回眸、一转身的歆歆里，更承载着我温柔而又不羁的浪漫。于我而言，杭州就是一帧世间最美的景，古老而又年轻，矜持而又活泼、典雅而又风流，到底，是哪一段尘封了的旧事令我为之流连忘返，总是踟蹰不前？

放眼望去，这一幅前世今生的水墨画中，那些荡涤记忆的柔美、那些诗情画意的韵致、那些缠绵悱恻的纠葛，无一例外地在岁月的烟尘里轻轻浮起，以绚烂而又凄美的姿态，于湖光山色中尽情招展着世间的华奢与温婉。过去了的，注定会被铭记，无论是在天涯，抑或是在海角；远离了的，注定会被拉近，无论山有多高，抑或水有多长；而那些天青

色在等待的烟雨，如诗，若画，入梦，醉心，亦注定会被珍藏，无论是在天上，抑或是在人间。

那年那月，那些如花的日子里，微熏的风中，他总是偎在蔷薇花下，手捧一卷诗书，轻笑着望向红妆绿鬓的她，悄然沉醉于她身畔的淡烟疏雨，每个角落的风景落入他眼底都是世间最美的画图。他爱她心静似水的温婉，她钟情于他诗词歌赋里的山环水绕，他爱她婀娜多姿的柔软，她钟情于他玉树临风的风流倜傥。她清丽的容颜是他半生的清欢，他俊美的面庞是她永恒的宿醉；他迷人的微笑是她一生的温暖，而她油光可鉴的三千青丝更是绕醉了他的江南梦、江南情。

怀想着他，思慕着她，千年后的我，拢着一缕淡淡的花香，在岁月的河畔，用潋潋的光阴掬起一指似水的柔情，盈一袖微醉的清风，旁若无人地穿行在戴望舒笔下的丁香雨巷，轻轻地，不着边际地，便走进了那一帘疏淡的江南烟雨，在旧日笙箫的缠绵缱绻里，翘首期盼着一场盛世的邂逅。我在为谁等待，又在为谁守候？是在江南的婉约里浣洗容颜的她，还是在杭州的暗香里梳理情思的他？

微微地，浅浅地，温柔的风儿在耳畔浪漫地蹁跹；轻轻地，低低地，美艳的花儿在眼前欢喜地招展。那一瞬，世间万物都在江南濡湿的空气里挥洒着不尽的温存与洒脱，一切的一切都沐浴在风花雪月的轮转中起舞弄清影，于芳草萋萋的水湄撩起一片片绮丽的遐思，只一念，便醉了所有的心神。

倾耳处，杨柳随风，却是吹面不寒，凝眸处，杏花烟雨，只是沾衣欲湿。此时此刻，我陷入了一种梦幻般的沉思，一心期待着会有位在水一方的红粉佳人撑着一把古旧的油纸伞，踏着那温润婉约的诗行缓缓走近我的守候，颦眉深锁中将我悄然回眸，任那飞花入梦，沾染我白衣布衫的青春年华，让我在江南的梦里兀自沉醉，从此不愿醒来。

只是，究竟是谁才会于那柳浪闻莺中，牵着桃花的红、梨花的白，缓缓向我走来？西泠桥畔，那把在烟雨楼台中沉淀了经年的油纸伞，又会被谁在南屏晚钟里轻轻拾起，然后小心翼翼地珍藏在雷峰夕照？还有那西湖断桥上的凄美等待，那一级一级染了墨绿的青石板，又会为谁铺出层层叠叠的眷恋？

一个人，静静地走在杭州城千树万树的花红中，独自品味着人生的静美与宁谧，蓦然回首，却看到无数朵妩媚娇嫩的花儿一瓣一瓣落在了

岁月柔软的尘埃中，以绚丽的姿态旋在水湄的风中，轻舞飞扬，一瓣落在蒹葭苍苍的烟雨江南，一瓣落在我柔和易感的心上，只一眼便勾留了岁月的万千芳华。

暮色里，斜阳下，缓缓行走在水墨丹青的江南，轻轻挥一挥衣袖，于遥远而又近在咫尺的琴声里，用心倾覆一场绝世的繁华，看和风吹皱那一池妖娆的雨水，看湖水染绿那一方万种的柔情，看兰舟驶向那停靠了几世轮回的渡口，我只想，借几缕杨柳丝的妩媚，在旧时的胭脂里研一池清波碧水，蘸一笔旖旎墨色，然后，和着柔风，和着细雨，拈笔作画，在那一张叫作时光的素笺上，慢慢勾勒出清疏淡雅的江南，用心，用情，点润那一抹清凉的烟雨。

流连在青砖黛瓦、红墙粉壁的江南，看丝丝缕缕的日光沿着古色古香的廊檐缓缓滑向雕花的窗棂，偎在墙根下赏花的我顿时变得心旷神怡，恍惚中，那一缕淡淡的暗香悠然袭来，更让人宛临仙境。那一瞬，烦琐的心情得到了彻底的释放，一切风景落入眼底，都变得如风一样缥缈，如梦一般迷离，而就在此时，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词家之冠”——周邦彦。

依稀记得，我曾评说过，周邦彦的文字是我魂牵梦萦的江南，美艳、精致、清新、绮丽；而我对江南的情结，就如他对长调小令的偏爱一样，总是会在瘦弱的笔下宣泄得淋漓尽致，且如诗一般婉约、迷醉。

年少时，每每品读他的文字，总感觉那些香艳潮湿、婉约灵动的词句里，深藏着一个遗世而独立的出尘女子，着一袭淡淡的素衣，斜插一支碧玉簪，总是从菱花荡中摇着一叶轻舟，乘十里荷风，从容不迫地溯江而去。注目时，只听得，云琴低鸣，素箫悠扬，欸乃一声，便有清冽若水的歌声慢随兰桨飘飞，只一眼，那些许的温好便醉了青烟醉了明月。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更猜不出，然而我知道，那不是他心仪的女子，只是他一颗玲珑剔透的锦世诗心。

那些年月的我，为了在江南与他相遇，转山转水，颠沛流离，哪怕身心疲惫，亦不舍远去他桃红柳绿的世界？然而，欢喜背后，有谁看见，西子湖畔，那白衣胜雪的男子，那一双温柔而孤独的眼神，又有谁明白，那目光里隐含了多少包容与留恋？

浮华散尽，雷峰塔下，岁月在那满面憔悴的男子身上留下了亘古的荒芜与永恒的风霜，然，那一分清寂与孤伤又有几人能懂？回眸处，千

里烟波，谁在灯红酒绿里撑一篙苍白，于无尽的欢笑与冷寂后凄然独去？

是他吗？我不知道。恍惚里，我又轻轻吟起了他的小词，在柔情似水的浪漫里，偷得几缕烟雨朦胧的婉约，轻轻藏在那些令人唇齿生香的文字里，而这一切都只为他千年前驻足的深情，可是，我真的能在这里遇见他吗？

斜风细雨下，我采着一捧菱荷的芬芳，打马路过江南，也曾到过他字里行间言说的彼岸，走过他路经的驿道，看过他曾经为之停留的亭台楼阁，梦过他喜欢并深爱着的女子。往昔的流年、他多情的文字，我都曾极力地去深读，就像我守在江南的烟雨里，总是执着地索取着那一分内心的纯净与安宁。

然而，许多事我还是不明白，许多情我还是无法弄懂。粉白色的江南烟雨中，我曾在泛黄的古卷里见过他恬淡的浅笑，那时的水湄，芳草萋萋、百花妖娆，而他沉静的容颜，就像是我路过的江南，那般柔软，那般美好。只是，那些年，他等的她，那在水一方的窈窕佳人，又在哪儿？是躲在了那丛烟雨背后的轻雾里吗？

我无法想象她的美丽，更无法触及她的灵魂。我只是在念着他的时候轻轻转过身，于色彩斑斓的荷花池畔，采下一朵洁白的荷花，当作她当年为他盛开的容颜，并把那经久不散的芳香肆意涂抹成前世今生的诗意，祭奠她曾经的温婉与美好。

宁静的夜色中，疏疏几柄荷叶，在寂静中错落有致地摇曳，几朵含苞的荷花沐浴在清风里悄然轻绽，一切的一切，皆以泼墨画的散漫与才情，于我眼底尽情舒展着它们的清丽与明艳。只是，她又会随了这飘散着丝丝缕缕清香的荷风，划一叶兰舟，披一帘星月，缓缓走近我的生命吗？

静谧的月光，透过湿漉漉的空气，在香风里悄悄地洒落，转瞬便为这寂静的荷塘披上了一层淡雅的薄纱，远远地望去，花与叶纤尘不染，依然散发着淡雅而馨香的芬芳，依然保持着清冷而孤傲的风姿。或许，这些清丽出尘的荷花就是往昔流连在他笔端的那些温柔似水的女子，可为什么她们就是不肯走出他的香词，在水湄也为我舞一曲长相厮守？

静静沉浸在那些与他有关的故事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拨弄着光阴的迷雾，想要一探历史的究竟。然而就在我于静谧中将他心中的人儿默默等待之际，天际那深深的云影，却兀自把那浅淡的月光隔于千里之外，

举目四望，无尽的寂静里，天幕上只余下满目寂寞的苍白，淡淡地氤氲在心间，更惹起思绪无限。

凝眸处，香雾腾腾，水云深处，荷花的影子正斜斜地躺在如梦似幻的墨色里，刹那间便凝润成一帧静美的景。朦胧的云影里，我伸开慵懒的手指，借一缕浅灰的月色，细数着塘畔的落花，一瓣，两瓣，三瓣，四瓣，五瓣，六瓣，七瓣，每一瓣都像极了他的温柔她的美。倾城的思念里，我偷偷藏起了那一瓣最柔最软亦是最美的落花，将它捧在掌心，缓缓置入心间，想要一窥它绝世华美背后的寂寞与冶艳，然而，即便我付出了全部的努力与真心，亦未能读出它的真谛。

轻轻，掬一抹芳华在手，冷了的指尖，却于这夜凉如水的晚色里沾染了一片淡薄香冷的墨，而忧郁与哀愁便在这幽静的墨色里淌开了浅浅的彩，直沁心底。我知道，我又在追怀他笔下那一位妙不可言的曼妙女子，于是，在这场盛大的花事里，我执着着把寂寞的颜色在水湄一一剖开，并将之轻轻放在落花做成的珠帘内，细心地呵护，温柔地拥抱，就像我把自己埋在一径花香下，然后，缓缓闭目，任一个人的影子醉在风中，只静静等待，等待那一场花开的季节。

因为荷花，因为那一径荷塘月色，我开始蘸着陈旧的心事，将她轻轻写在一纸花笺上，在那烟雨江南的深处。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要用那古色古香的笔墨纸砚去描摹她的美丽与轻柔，因为我怕她若芙蓉般美艳的容颜终会在我逐渐老去的记忆里与时光失之交臂。

写她的文字一如他当年在词中对她的描绘，清澈、冷艳，若雪、似玉，却又处处透着绿肥红瘦的风情，只是因为，她是这人间不一样的烟火，简单的辞藻与字句根本无法描摹出她当初绝伦的风采。然而，却又总是心生忐忑，生怕她手中那面古老的菱花镜无法映照出她素净的容颜，而她又美得那样清丽绝尘，所以每每写到她，亦总会寻些活色生香的词汇为她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若我不在，总有一天，她会凋谢在这一片静谧的晚色中吧？就像他裹着一身的清风离去之后，她便以世间最纯洁静美的姿势，无声无息地走进那片永恒的空灵。素年锦时，盛夏光景，微微的风声卷着蝉声从水中央踏波而上，那一瞬，荷花的清香缓缓飘升，若凌波仙子冉冉而来，秀丽鲜明，袅袅娜娜，卓尔不群，又如一泓温软的泉水，清澈、绝尘、灵动、婉转，像极了旧时字句里一笔一画轻轻描摹的她。如果有一天，

她不再随着他的诗词进入我的梦乡，我是不是该徜徉在荷塘月色下，采一朵白荷，将她悄然等待？

彼时的荷塘、云影、月色，都在我眼前所呈现出一种轻柔、雅致的姿态。凝视着那一朵朵出水的美蕖，品味并把玩着它们与生俱来的出尘与脱俗，一些深埋在骨子里的江南情结，便随同旧日里的遐想与执念，在这纯白圣洁的荷花前越发纠缠起来。分不清，什么是花，什么是他笔下、我心中永恒的忆念，于是，痴迷的眼神不断在花间流连，心绪却徜徉在夜的静谧里温柔并惊艳着。

白色的荷花自有一番动人的风韵，素颜若雪，不施粉黛，只染着清透洁白的淡妆，着一袭碧绿的纱裙，轻轻屹立在水中央，宛若一位二八年华的亭亭少女，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出尘的柔婉与典雅。清浅回眸间，那浅浅一笑的灵动，于风中缓缓凝聚成了心灵深处的一帧秀丽的水粉画，恰似她绝世的风姿，瞬间便醉了我的柔肠，只是这锦绣人间，我又该去哪里寻觅她的芳踪？

万籁俱寂中，朦胧的月色下，我轻轻摊开掌心，掬一瓣白荷的花魂，在眼前这蛙幽深的荷塘畔，以荷香为韵，以素心为律，用云的影子写下了思念的旋律，并于深深的花海里轻轻敲出了一行行素心若荷的音符，只为怀想她当初的袅娜与静好。岁月如歌，这荷韵逶迤的季节里，我只想心底为她默默地吟唱，然后，携着纯净的念想，在水湄捧起一段旧了的时光，在泛黄的纸笺里，安之若素地细细品啖，那些从静水流深里，丝丝缕缕流泻出的淡淡清欢。

情不知所起，总是一往而深。不知何时，那朵朵白荷的情韵，皆随着她的明艳，从他往昔生花的笔端逃离，渐渐坠落成今日我满眼的花开蝶舞。念着他的词句，想着她的容颜，心底，似有潺潺的溪水静静地流过，又似有白荷一朵，枕着云朵的清欢，在微微的涟漪里轻轻漾开，彼时，满腹的心事亦随着这满世界的月色花香在若隐若现的灯影里缓缓沉浮。

忽地，便忘却了身在何处，更不复记得我是谁。长久的静谧中，我又拈着一瓣白荷的圣洁，和着一缕浅淡的芬芳，在朦胧的月色里纯净着我若花般妩媚的素锦年华。恍惚里，我又看到了她，看到挽着她胳膊漫步在西子湖畔的他。只是，我梦里的烟雨江南，有谁会在悠长的古巷里将我轻轻呼唤，又有谁会在婀娜多姿的水湄将我悄然守候？是玉树临风、